

日本強化其島鏈防衛中之角色

王綉雯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壹、前言

日本對島鏈防衛（Archipelagic Defense）的思維正經歷著重大轉變。2025 年 5 月，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Nakatani Gen）於新加坡「亞洲安全保障會議」（香格里拉對話）中發表「OCEAN」（One Cooperative Effort Among Nations）構想，旨在聯合印太地區國家合力對抗中國威脅。¹

此「OCEAN」構想之前身是日本稍早提出的「單一戰區（one-theater）」構想。2025 年 3 月 30 日，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在東京「日美防衛首腦會談」中提出「單一戰區」（one-theater）構想，獲得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支持。該構想的核心內容是將朝鮮半島、東海、台海、南海和周邊地區等整合為單一戰區，日本將加強與美國、韓國、菲律賓、澳洲等國的夥伴關係，以因應中國的挑戰。²隨後，為避免重蹈此前「亞洲版北約」構想造成區域國家產生「有事」聯想之覆轍，日本改稱為「OCEAN」構想。無論名稱如何調整，其主要意圖都在於集體安全保障之強化。

日本提出此集體安全保障構想之背景，除了因應美國川普 2.0 政府要求提高防衛費之外，主要和日本周邊安全環境日益複雜化有關。從 2010 年代起，隨著北韓不時發射飛彈以及中國在東海、台海、南海挑起事端，日本安全保障威脅認知之主要對象，逐漸從北

¹ 〈「価値観共有国が連携強化を」 中谷防衛相「オーシャン」構想を提案〉，《朝日新聞》，2025 年 5 月 31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T50107LT50UTFK003M.html>。

² 〈防衛大臣記者会見〉，《防衛省》，2025 年 4 月 18 日，<https://www.mod.go.jp/j/press/kisha/2025/0418a.html>。

方的俄羅斯，轉移為西方和西南方的北韓和中國。特別是中國致力於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建設「遠洋海軍」，意圖成為兼及陸權和海權的「兩棲強權」（amphibian power），直接威脅日本的國家利益和海上生命線的安全。

另一方面，美國近年不斷加強「聯合拒止」（combined deterrence）戰略，希望聯合亞洲盟友國對中國等安全威脅作出共同因應。日本基於日美同盟，嘗試主動整合並強化印太國家的軍事合作，建立具有整體性的軍事同盟，降低區域內發生戰爭或衝突之風險。這種主動性的提升，意謂著日本在印太區域安全的角色，從依賴美國安全保護的「支援者」，朝向區域安全架構「塑造者」轉變。

由此觀之，日本對島鏈防衛之參與將日益吃重。日本在島鏈防衛中將扮演什麼角色？有哪些能力建設？如何達成？本文將依據日本安全保障戰略思維，嘗試從國家定位、具體部署、國際合作等面向加以分析。

貳、日本之國家定位、海洋戰略與島嶼防衛思維

一、島嶼防衛思維的歷史脈絡和戰略延續

對四面環海的日本而言，以周邊島嶼做為安全屏障之戰略思維，從明治時期持續至今。亦即，將琉球、台灣、樺太（庫頁島）、千島群島等周邊島嶼視為日本本土防衛之前線及戰略緩衝帶，控制重要島嶼即可遏制敵軍進犯。這種將周邊島嶼視為「戰略緩衝帶」的概念，是理解日本當前防衛戰略的起點。

二戰時期，隨著帝國主義領土擴張，日本將西太平洋所領諸島嶼軍事化，建立「海上堡壘鏈」，並擴至南洋群島。至 1943 年，日本劃定「絕對國防圈」做為日軍最低限的防禦區域。其海洋部分之

範圍，北從千島群島，經小笠原群島、馬里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帛琉、新幾內亞西部、菲律賓，再向西延伸到巽他群島和緬甸。目的是防止盟軍進攻日本本土，並確保東南亞自然資源特別是石油以維持戰力。這些戰略思維雖然與目前的海洋戰略在時空背景上不同，但是在地緣戰略布局、控制海上要島、確保資源輸入等方面仍有一定延續性。

二戰後日本的安全保障思維，深受日美同盟及美國的圍堵戰略影響。1951 年，美國將北起日本、經沖繩、台灣、菲律賓，南至大巽他群島及新加坡的島嶼鏈，視為圍堵共產勢力的第一道防線（以下稱「第一島鏈」(The First Island Chain)，³並以雙邊軍事協定及政治、經濟合作，建構以美國為中心的「軸幅式」(hub-and-spoke) 或稱「扇型」安全保障體系，日美同盟即是此體系之主軸。

二、海洋國家定位及海上通道安全保障（SLOCs）

在日美同盟之基礎上，日本學者於 1960 年代提出「海洋國家」論，成為此後日本安全保障之主要思維。日本「海洋國家」論之主要論點，是主張日本應仿效英國重視通商，在外交上對遠方強權加強連結，對近處強權保持均衡；在軍事上保有一定軍備，以保護並支援日本企業的海外貿易拓展和協助海洋資源開發。⁴其中，「海上通道」(Sea La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 之安全保障被視為日本最重要的國家利益之一。對於能源特別是石油高度依賴進口的日本而言，⁵貨輪及油輪等所經的「海上通道」無疑是日本的「生命線」。這條海上通道全長約 1.2 萬公里，從波斯灣出發，經馬六甲海

³ 其後，美國又發展出「第二島鏈」及「第三島鏈」，作為其太平洋戰略主軸。第二島鏈北起日本伊豆群島，經小笠原諸島、火山列島、馬利安納群島、關島、雅浦島、帛琉群島至哈馬黑拉島。第三島鏈則是指北起阿拉斯加，經夏威夷群島延伸經某些美屬太平洋島嶼直至美國重要盟國澳洲、紐西蘭。

⁴ 參見高坂正堯，《海洋國家日本の構想》（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9 年），頁 239-250。

⁵ 以 2022 年而言，日本能源之 75% 賴進口，對中東石油依賴率高達 95%。

峽、南海、台灣海峽或巴士海峽、琉球後抵達日本；日本製造品則有很大部分經這條航線輸往東南亞、中東和歐洲。⁶

為此，日本「海上通道安全保障」範圍並不侷限於東亞或印太地區，連西亞和中東也涵蓋在內，並且需要與沿岸及周邊國家合作。⁷這也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其執政期間陸續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2006 年）、「亞洲民主安全之鑽（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2012 年）、「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2016 年）倡議，以及其後繼者提出前述「單一戰區」或「OCEAN」構想之主要背景。這些倡議和構想的共同核心，在於建立以航行自由和法治為基礎的區域秩序，以確保日本海上生命線之安全與通暢。

三、「新安保三文件」：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轉變

2022 年底，日本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整備計畫》等「新安保三文件」，是日本戰後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突破。此三文件將中國視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主張日本必須加強戰略威懾力，以有效防止外部入侵。

此次修訂之主要特點如下：第一，允許具備「反擊能力」：在「專守防衛」原則下，當預判敵人即將對日本發動飛彈攻擊時，日本可採取「必要最小限度之自衛處置」，主要指攻擊敵人飛彈發射基地等之反擊能力。這使日本的防衛立場從被動防禦轉為一定程度的主動嚇阻。第二，**增加防衛預算**：將防衛預算增加至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2%，以建構反擊能力、持續作戰能力、基地防禦能力、網絡防禦能力及戰略拒止力等。這為日本自衛隊的能力建設提

⁶ 〈Part 9 日本の課題 脆弱な日本のシーレーン〉，《PHP 研究所》，<https://thinktank.php.co.jp/lp/geostrategic-hotspots/part9/index.html>。

⁷ 詳見 Michael J. Green, “Line of Advantage: Japan’s Grand Strategy in the Era of Abe Shinzō,”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供財政支持。第三，強化綜合國力與國際合作：「新安保三文件」再次確認「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願景，以及基於法治的國際秩序與區域和平穩定之確保，對日本具有攸關生死存亡之重要性。為此，日本必須強化綜合國力，並加強與同盟國、理念相近國及夥伴國合作，以對應中國威脅。這種轉變不僅提高日本在印太地區的主導角色，也指出日本將強化太空、網路、電磁波等新興領域之能力，以及加強經濟、資安等綜合安全保障體制的趨勢。⁸

參、日本在島鏈防衛中的能力建設

依據「新安保三文件」，日本自衛隊未來 5-10 年內預定強化的防衛能力有七大領域，分別是：一、遠距（stand-off）防衛能力；二、綜合防空飛彈防衛能力；三、無人載具防衛能力；四、跨領域作戰能力；五、指揮管制／情報相關機能；六、機動作戰能力及國民保護；七、持續性及韌性。其具體內容及項目可整理如表 4-1。

表 4-1、日本未來預定強化之防衛能力

	領域	具體內容	自衛隊所需之具體項目
1	遠距防衛能力	*可由日本多處地點對來犯艦艇或登陸部隊進行多層次阻止／排除之能力。 *強化可由各種武器平台發射、進行高速滑翔或極音速飛行之多元且難以迎擊之能力。	*12 式地對艦誘飛彈增強型（地面發射型、艦艇發射型、戰機發射型） *島嶼防衛用高速滑翔彈 *極超音速誘飛彈 *「戰斧」（Tomahawk）巡弋飛彈
2	綜合防空與飛彈防衛能力	*從基礎強化對敵空中威脅之探知、追尾能力。 *建立以網絡整合各種感測、發射單位為一體之體制。 *運用飛彈系統在公海及日本領土上空迎擊敵之飛彈。	*03 式中距離地對空誘飛彈（改善型）之增強型 *神盾系統搭載艦 *預先警藉機（E-2D） *彈道飛彈防衛用的迎擊飛彈（SM-3 Block II A） *能力增強型迎擊飛彈（PAC-3 MSE） *長距離艦對空飛彈（SM-6）

⁸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国家防衛戦略について〉、〈防衛力整備計画について〉，〈内閣官房〉，2022 年 12 月 16 日，<https://www.cas.go.jp/jp/siryoku/221216anzenhoshou.html>。

3	無人載具 防衛能力	*結合 AI 及有人裝備，在空中、水上、水下等取得不對稱優勢。 *情報收集、警戒監視、戰鬥支援等。	*各種 UAV、USV、UGV、UUV
4	跨領域作戰能力	*加強太空、網路、電磁波領域能力，以有機結合陸海空能力，進行跨領域作戰。 *在太空、網路、電磁波領域妨礙敵人利用或使無力化之能力。	護衛艦、潛水艦、哨戒艦、固定翼哨戒機 (P-1)、戰鬥機 (F-35A、F-35B、F-15z 增強型)、遠距電子戰飛機、網路電子戰系統 (NEWS)
5	指揮管制 / 情報相關機能	*包括導入 AI，建立具備即時性和彈性、可抵抗火藥攻擊等特性的指揮管制網。 *建立可對處混合戰、認知 / 情報戰等之情報能力。 *運用 AI 等手段，增進情報收集分析能力，確立即時情報共享體制。 *為持續且正確掌握周邊國家之意思與能力，強化情報總部功能別和同和分析能力，並與國內相關機關合作。 *強化自衛隊有效應對假訊息等情報戰之體制，並和盟友國進行情報共享或共同訓練等。	電波情報收集機 (RC-2)
6	機動作戰 能力、國民保護	*強化自衛隊海上運輸、航空運輸能力，並最大限度活用民間運輸力。 *強化後方補給，特別是西南諸島港口、機場之擴建，以及全國補給據點之現代化。 *運用自衛隊機動作戰能力，執行協助居民避難等國民保護任務。	運輸船舶、運輸機 (C-2)、空中加油運輸機 (KC-46A 等)
7	持續性 / 韌性	*彈藥增產、火藥庫增設、裝備庫存量之確保。 *司令部地下化、主要基地及設施之強韌化。 *應急救護能力、醫療後送體制等。	N/A

資料來源：〈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国家防衛戦略について〉、〈防衛力整備計画について〉，《內閣官房》，2022 年 12 月 16 日，
<https://www.cas.go.jp/jp/siryoku/221216anzenhoshou.html>。

這些能力建設充分反映日本最新安全保障思維的特色，且融合 AI、電磁波等新興科技，具有相當的前瞻性。其中，主要的防衛能力部署重點在於西南諸島。

一、西南諸島軍事要塞化與部署

日本西南諸島之範圍，北從九州南方的種子島開始，經沖繩群島，一直到南端的與那國島，全長約 1,500 公里，由 200 多個島嶼組成。除了是前述二戰後期日本帝國「絕對國防圈」要地之外，沖繩本島更是地表上唯二能在半徑 1 萬公里範圍內直達世界各地的交通節點。⁹加上附近海底蘊藏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無論在戰略上或經濟上都具有重要價值。對中國而言，沖繩位於進出太平洋最便捷路徑上，釣魚台列嶼則控住其進入宮古海峽的咽喉點。

2010 年中國漁船在釣魚台列嶼附近衝撞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艦事件之後，日本同年 12 月公布的《防衛計畫大綱》中，首度提到強化西南諸島防衛能力。同時，日本也尋求美國支持，確認釣魚台列嶼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第 5 條，列入美國對日防衛義務範圍之內。至 2012 年 9 月，日本直接將釣魚台列嶼 3 個無人島劃入沖繩行政區。

日本在西南諸島的離島防衛及能力建設，大致可歸納如表 4-2。

⁹ 若以那霸市為圓心，其半徑 1 萬公里之圓形範圍涵蓋了歐亞大陸、大洋洲、非洲東半部、北美西半部，到達世界各地非常便利。另一個位居類似地理要點者是倫敦。參見秋元千明，〈戰略的地政学—中国の海洋進出を拒む沖繩—〉，《Wedge online》，2017 年 8 月 23 日，<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10404?layout=b>。

表 4-2 日本西南諸島的離島防衛能力建設

	島	現狀	現有主要裝備或未來規劃
1	馬毛島	*無人島。 *日本規劃建設成具有機場跑道、火藥庫、港灣設施的軍事基地。 *2023 年 1 月起動工，原預計 4 年完成，目前延至 2030 年。	*日本規劃自衛隊在此進行 F-35 戰機起降訓練、陸上自衛隊「水陸機動團」登陸演練，以及先進運輸機「魚鷹機」的部署等。 *駐日美軍則將在此進行「陸地模擬航空母艦甲板起降訓練」(FCLP) 訓練，取代原先在硫磺島的訓練。
2	奄美大島	陸自 *陸自 2019 年 3 月設立奄美駐屯地及瀨戶內分屯地，約有 600 人。*警備隊：部署在島西南區域，負責防衛警備與災害派遣。 *對空戰鬥部隊。 *地對艦飛彈部隊（2019 年設立）。 *電子戰部隊（2022 年設立）。	*03 式中距離地對空誘飛彈（陸自對空戰鬥部隊） *12 式地對艦誘飛彈（陸自地對艦飛彈部隊）。 *多重通信裝置(電子戰部隊)。
		海自 *在島南方則有奄美基地，1962 年起有部隊駐紮。	
		空自 *空自在 1975 年開設奄美大島分屯基地，負責連結九州與沖之通信任務。	
3	沖繩本島	*1972 年「沖繩返還」後，日本在此設置陸海空自衛隊基地，地點都在美軍基地或據點附近。 *2010 年設立陸自第 15 旅團，有普通部、直升機隊、特殊武器防護隊（對應 NBC 兵器）、偵察隊、未爆彈處理隊等專業部隊。 *有 5 處分屯地配置著高射部隊。2024 年在其中一處駐紮地對艦飛彈部隊。	*近年來為了增強西南防衛特別是機動型的島礁防衛，沖繩部隊也接受直升機空降及 1 萬人以上緊急傷患空中運輸之訓練。 *03 式中距離地對空誘飛彈（改善型）(高射部隊) *11 式短距離地對空誘飛彈。

*	宮古島	陸自	*2019 年設置陸自宮古島駐屯地，設警備隊約 380 人。 *2020 年移入高射特科中隊、地對艦飛彈中隊。 *2023 年新編業務隊，負責駐屯地業務及演習場、射擊場之管理。 *2024 年初該島陸上自衛隊員共約 700 人。	*火砲或防空飛彈（高射特科中隊）。 *12 式地對艦誘飛彈（地對艦飛彈中隊）。 *固定式雷達。 *周邊各國電子情報收集設施。
		空自	*1972 年沖繩返還後，1973 年新編空自警戒群，以延續美軍雷達監視任務，至 2003 年發展為警戒隊，負責固定式雷達任務。另設有情報本部分室，負責收集周邊各國電子相關情報。	
5	石垣島		*2023 年 3 月新設陸自駐屯地，駐紮有警備隊、高射中隊、地對艦飛彈中隊等，約 570 人（2023 年 12 月）。	*機動發射型中距離多目的誘飛彈（警備隊之戰車小隊）。 *機動發射型 03 式中距離地對空誘飛彈（高射中隊）。 *12 式地對艦誘飛彈（地對艦飛彈中隊）
6	與那國島	陸自	*2016 年設置陸自駐屯地，駐有與那國沿岸監視隊和通信情報隊約 170 人，可同時監控太平洋和東海。 *西部方面通信情報隊（駐地在熊本縣）情報收集小隊：主要擔任電子戰通訊電子活動。	*島上有 2 座雷達，24 小時監控周邊船舶或飛機。 *未來預計配備 40 人規模的電子戰專業部隊。
		空自	*2022 年，空自警戒隊和與那國分遣班進駐，約 20 人，負責運用移動式警戒管制雷達。	

資料來源：整理自日本防衛省協助編輯、日本自衛隊官方雜誌《MAMOR》網站上之相關報導。

由上表可看出，日本在西南諸島主要配備的飛彈是 03 式中距離地對空誘飛彈和 12 式地對艦誘飛彈，亦即用於防空和反艦。其中，反艦飛彈之部署展現日本在第一島鏈內建立「反艦拒止網」的戰略意圖，必要時可封鎖重要海峽，並遲滯或阻絕敵方海軍的兵力投射。

二、「反擊能力」的戰略內涵與飛彈部署

「新安保三文件」中的「反擊能力」是日本島鏈防衛角色最關鍵的轉變。反擊能力的核心是遠程精準打擊能力，旨在攻擊敵方彈道飛彈發射設施、指揮管制中心等目標，以達到威懾。

日本反擊能力之建設，首先在於 12 式地對艦誘飛彈增程研發，目標是將其射程從原來 100-200 公里提升至 1,000 公里以上，¹⁰使其成為具備對地攻擊能力的「反擊飛彈」。這將大幅拓展日本的戰略縱深，使其能在敵方 A2/AD 射程之外進行打擊，是實現有效反擊和威懾的關鍵。其次則是量產高速滑翔彈和開發增程型超音速飛彈，並且導入射程達 1,600 公里之美國「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 cruise missile）。若能順利建置完成，日本以沖繩為核心的「遠距飛彈防衛能力」，射程將涵蓋解放軍的主要軍港和沿岸的軍事基地，對中國構成一定程度的嚇阻力。¹¹

三、水陸作戰與島嶼奪回

陸上自衛隊的「水陸機動團」是日本專為應對離島突發事態和執行島嶼奪回作戰而建立的部隊，被視為日本版「海軍陸戰隊」。水陸機動團的設立與訓練，旨在提升日本在離島被敵突襲佔領時，能在美軍馳援抵達之前自主或協同盟友執行島嶼奪回的能力。其作戰高度依賴海上自衛隊和航空自衛隊的支援，並與駐紮在西南諸島的警備部隊、飛彈部隊形成聯合作戰體系，是日本島鏈防衛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關鍵。

陸上自衛隊「水陸機動團」於 2018 年成立，至 2024 年已設有 3

¹⁰ 12 式地對艦誘飛彈是日本三菱重工 2012 年改良 88 式陸基反艦飛彈而成，具 GPS 慣性導航系統，射程可達到 200 公里。其後，日本又發展出 12 式艦射型（SSM-2），搭載於「摩耶級」護衛艦，射程達到 400 公里。為了建立對中共之嚇阻力，日本防衛省在 2020 年批准 12 式增程型飛彈的開發計畫，其射程從 200 公里增至 900 公里，最終目標則訂為 1,500 公里。

¹¹ 徐宏馨，〈後安倍時期日本島鏈防衛力整備的戰略構想——以日本增強西南群島飛彈防禦能力觀察其離島防衛體系的變化〉，《台日法政研究》，第 10 卷，2023 年 12 月，頁 109-115。

支部隊。其使命是：以制空制海權之確保和快速反應，阻止或排除敵人對離島之進犯；以及在島嶼被佔領情形下迅速奪回。其實，日本在 2002 年已成立小型快速反應部隊「西部方面普通科連隊」（「西普連」），負責天災或敵人進犯西南離島時執行島嶼防衛任務。該部隊曾赴美與美國海軍陸戰隊進行共同訓練，其性質雖較接近特種部隊或游擊隊，但仍可視為「水陸機動團」之前身。從島嶼防衛部隊擴大編制、強化訓練和升級裝備，可窺見日本對離島防衛之重視程度與日俱增。¹²

肆、擴大與印太國家之安全保障合作

為了確保區域和平繁榮，以及共同面對中國威脅，日本除了戰後以來的經濟外交之外，近年來透過雙邊和多邊形式，積極擴大與印太地區國家的安全保障合作。

例如：日本分別和美國、澳洲、印尼、印度、菲律賓等國簽有雙邊的外交／國防閣僚協議，定期舉行「2+2」部長會議等。日本又以日美同盟為主軸，分別和韓國（日美韓）、澳洲（日美澳閣僚級戰略對話）、印度（日美印首腦會議／外相會議）等國簽有三邊合作協議。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對印太地區多邊會議如：東亞高峰會議（East Asia Summit, EAS）、ASEAN 地區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ASEAN 擴大國防部長會議（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Plus, ADMM-Plus, ADMM+），以及對「亞洲安全保障會議」（香格里拉對話）都積極參與，嘗試建構起多元且重層的安全保障網。¹³另一方面，日本和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同為四方

¹² 詳見孫雷，〈島嶼防衛戰略的轉變：以自衛隊「水陸機動團」之組建為例〉，《全球政治評論》第 88 期，2024 年，頁 93-125。

¹³ 〈二国間及び多国間の安全保障協力〉，《外務省》，<https://reurl.cc/axQ83D>。

「四方安全對話」(Quad) 成員，並積極爭取參與「澳美英三方安全協議」(AUKUS) 之機會。

一、美國：同盟深化與加強合作

日美同盟是日本所有安全保障合作的主軸。2015 年，日美兩國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擴大兩國在亞太地區之安保合作，實現從「平時」到「有事」的無縫接軌，並達成尖閣群島（釣魚台列島）適用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第 5 條之共識（表 4-3）。

表 4-3、2015 年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之主要內容

狀況		日美合作之領域
確保日本安全	平時	對共同警戒監視、訓練之美軍提供防衛支援
	重要影響事態	在日本周邊以外地區，為美軍提供石油和彈藥補給
	威脅存亡事態	即使日本沒有受到攻擊，日本自衛隊可基於集體自衛權，與美軍共同反擊。
	有事	島嶼防衛、陸海空聯合作戰
確保國際安全	國際和平合作	PKO、災害救援
	他國軍隊後勤支援之事態	共同對國際紛爭中之他國軍隊提供後勤支援

資料來源：〈日美時隔 18 年修改防衛合作指針〉，《日經中文網》，2015 年 4 月 28 日，<https://reurl.cc/7VOqmb>。

兩國亦同意深化日美防衛事務合作，舉辦雙邊安全會議，並強化日本在太空、網路、人工智慧等領域之防衛應用。2017 年，當時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自由且開放的印度太平洋」願景（FOIP），獲得美國川普總統認可，創下前所未見之先例。

此外，美日之間歷年來發展出多種雙邊軍事演習，如：「韌性之盾」(Resilient Shield)、「東方之盾」(Orient Shield)、「堅毅之龍」(Resolute Dragon)、「山櫻」(Yuma Sakura)、「利劍」(Keen Sword) 等，並共同參與印太地區其他多邊軍演，顯見日美軍事同盟之牢固。

2025 年 3 月，日本自衛隊正式成立「聯合作戰司令部」(JSDF Joint Operations Command, JJOC)，目的是在和平時期就可集中指揮陸海空自衛隊，以便在緊急狀況時能更快速應對，實現跨領域作戰的無縫指揮。此外，日美在新興關鍵技術之軍事應用和共同研發、情報收集共享、武器相互操作性和共同生產等方面之合作也日益密切，未來兩國公私部門軍事合作應更為強化。

二、韓國：從雙邊矛盾到三邊合作

儘管日韓之間存在二戰殘留之歷史糾葛及「竹島」等主權問題，在日美同盟及中國、北韓威脅升高之背景下，日美同盟和韓美同盟逐漸發展成日美韓三邊安全保障關係。2023 年 3 月，韓國總統尹錫悅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中斷 12 年後的首次峰會，不僅同意恢復兩國首腦定期互訪，還同意重啟「日韓安全保障對話」及繼續《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同年 4 月，日韓重啟中斷 5 年的「日韓安全保障對話」；8 月，美日韓三國首腦在大衛營進行三方首腦會談並發表《大衛營宣言》，建立制度化的美日韓三方對話及政策協調機制。同時，美日韓三國也在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2 月及 4 月，密集舉行美日韓三方飛彈防禦聯合軍演。這不僅將原先美韓雙邊軍事演習提升為美日韓三方聯合軍演，也讓作為島鏈防衛利器的飛彈防禦網獲得進一步強化。

三、菲律賓：快速崛起的「準同盟國」

菲律賓可說是東南亞國家中與日本軍事合作最密切的國家。基於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日益擴大，日本近年更加強化與菲律賓的軍事合作。特別是岸田文雄內閣(2021-2024)，日菲軍事合作快速提升及制度化。如：日菲首次外交國防首長會談(2+2 會談)(2022

年)、美日菲三國首次高峰會談、美日菲三國首次海上聯合演習，以及日本依據「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機制，提供雷達及艦艇給菲律賓。為此，日本對菲律賓之定位，由印太地區之友好國家，快速提高至「準同盟國」。2024 年 7 月，日菲簽訂《相互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A)，准許進入對方領土進行聯合作戰訓練。這是日本二戰後第一個與亞洲國家簽訂准許武器裝備和部隊進入他國領土之協定。¹⁴此外，日本可全面參與美菲兩國每年舉行的「肩並肩」(Balikatan)演習，並可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進行巡邏。¹⁵

至石破茂內閣，日菲軍事合作更進一步深化。2025 年日菲首腦會談時，雙方同意早日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以加強對中國在南海地區軍事動向之監視及共享情報。同時，也同意盡快展開簽署《物品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 ACSA)之談判，使日菲雙方軍隊在武器裝備和勞務上相互融通。

此外，菲律賓也是日本 2013 年修改「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後，第一個據以移轉軍事裝備成品的國家。2020 年日本三菱重工與菲律賓國防部與簽訂契約，提供 4 套預警監視雷達，其中 3 套為固定式、1 套為移動式。2023 和 2024 年，日本分別移轉了固定式及移動式對空監視雷達各 1 套給菲律賓，以提高菲律賓「空域覺知 (Air Domain Awareness)」能力，使中國在太平洋的航空戰力投射得以透明化。¹⁶目前，雙方均有意建立兩國軍事部門局長級事務官協商機

¹⁴ 其重點是允許日本對艦飛彈部隊在呂宋島使用美國武器如 HIMARS 和中程飛彈等，以及日本水陸機動團和美軍在菲律賓使用小型地面發射武器和無人機進行訓練。

¹⁵ 〈菲律賓與日本核准國防准入協定，達成新里程碑〉，《印太防禦論壇》(Indo-Pacific Defense Forum)，2024 年 12 月 26 日，<https://reurl.cc/qGMAjE>。

¹⁶ 武居智久，〈3000 海里的航空狀況把握——フィリピンに警戒管制レーダーを供与する意義〉，《笹川平和財団》，2024 年 8 月 15 日，<https://reurl.cc/oYI36j>。

制，以擴大後續的軍事裝備融通。

四、澳大利亞：深化戰略與科技合作

澳大利亞在地理上位於南太平洋進入南海、台海和東海區域之門戶，日本視澳洲為特殊戰略伙伴關係及「準同盟國」。兩國同為「四方安全對話」(Quad)之成員，早在 2007 年就已簽署防衛聲明，2010 年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近年來更不斷深化軍事合作。

2022 年 1 月，日本岸田內閣與澳洲簽訂《相互准入協定》(RAA)。同年 10 月簽署新的雙邊安全協定，強化雙方在軍事、情報和網路安全、太空、執法、後勤、電信保護等領域之合作，為日澳兩國未來十年在安全及防衛合作提供新架構和新方向。

此外，為了增進雙方軍隊之熟悉度，日澳不斷增加聯合演訓的機會。早在 2019 年 9 月，日澳就在北海道實施首次戰鬥機訓練；2023 年 8 月，日本航空自衛隊首度和澳洲空軍進行聯合訓練，而 2025 年 9 月澳洲首次參與日美年度「東方之盾」演習，並進行 F-35 戰機之聯合訓練。雙方還計畫讓日本陸自水陸機動團參與美國海陸戰隊在澳洲北部之年度換防訓練。

在提高裝備相互運用性上，日澳在 2024 年 9 月同意在遠程彈道飛彈整備上進行合作，建立遠程精準打擊之反擊能力。在海軍裝備上，日本則以最新型「最上 (Mogami)」級護衛艦升級版，獲得澳洲海軍小型通用巡防艦採購案，預計 2026 年正式簽約採購 11 艘。這將是日本在二戰結束後首度出口作戰艦艇至其他國家。此外，日本也正與澳洲共同研發水下無人機。

五、印度：海事安全與防衛技術夥伴

印度作為南亞大國，是日本「印太戰略」之重要聯盟對象。隨著 2017 年日美澳印恢復「四方安全對話」，日印軍事合作也逐漸加強。2019 年 11 月底，日印舉行首次外交國防部長級「2+2」會議，討論在「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FOIP）」構想下之合作，並同意加速協調，以儘早締結日本自衛隊和印度軍隊在食品、燃料等物資和醫療、運輸等勞務方面互通有無的《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議》（ACSA）。

其後，透過「2+2」對話架構，日印軍事合作快速提升。例如：2022 年第二次「2+2」會議中，雙方同意在海洋安全保障領域合作，決定盡快推動首次日印戰機聯合演訓，並在「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共同願景下，推進防衛裝備和技術領域的合作。2024 年第三次「2+2」會談，雙方確認將在太空和網絡領域合作，並同意儘速協調向印度出口海上自衛隊新型驅逐艦「最上級護衛艦」的通訊天線。至 2025 年 5 月，日印防長會談則達成進一步深化防務合作、擴大日印軍隊聯合演訓、建立雙邊常態防衛合作機制，以及持續在確保海上通道安全上合作之共識。依此種發展推測，日印雙方的軍事合作未來也將繼續深化及擴大。

六、其他印太及島鏈國家：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

對於其他印太及島鏈國家，日本主要透過「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架構，提高對象國家之安保能力，以確保其海上通道之安全穩定、共同應對中國威脅及鞏固雙邊關係。

OSA 架構是依據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於 2023 年度設立的對外軍事援助，目的是為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提供無償援助，包括：防衛裝備、物資，或協助改善其軍事基礎建設，以強化其防衛

能力。印太國家之中，孟加拉、斐濟、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均已獲得 OSA 援助。¹⁷

例如：日本在 2023 年底宣布向馬來西亞提供預警和監視設備、向印尼提供一艘大型海上巡邏艇。2025 年 5 月，更完成對斐濟海軍提供救援橡皮艇和監視設備，是 OSA 制度下首個交付的軍事裝備。此外，2025 年度，日本在原有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之外，又新編東加、東帝汶、巴布亞紐幾利亞、斯里蘭卡、泰國等 5 國為援助對象國，OSA 預算也由 2023 年度 20 億日圓、2024 年 50 億日圓，增加到 81 億日圓。

這些 OSA 援助之內容主要是應對象國需求，提供救災物資運送和海上監視用的裝備，如：小型無人機和警備艇等。但是，OSA 援助被中國認為是日本企圖在美日同盟之外，透過提供安全援助及武器裝備等方式，強化東南亞國家對其依賴，形成自有的軍事夥伴網絡，進而提高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¹⁸

伍、結語：對台灣之戰略意涵

日本透過修訂「新安保三文件」並積極推動「OCEAN」構想，已使其在第一島鏈防衛中的戰略角色從「支援者」轉向「核心參與者」。通過在西南諸島的飛彈部署、水陸機動團的強化、以及與美澳菲印等國的廣泛軍事合作，日本正建構一個多層次、高韌性的區域拒止體系。然而，國內的反戰情緒、區域國家的戰略疑慮以及中國的強烈反制，構成了日本在履行其新角色時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

日本強化島鏈防衛主動性，對台灣安全戰略具有多重意涵：

¹⁷ 〈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外務省》，2025 年 10 月 6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p/ipc/page4_005828.html。

¹⁸ 李海，〈國際觀察 | 日本鼓噪“海上安全”包藏禍心〉，《中國軍網》，2023 年 12 月 24 日，http://www.81.cn/yw_208727/16275836.html。

一、**資訊情報共享**：日本希望在第一島鏈國家部署飛彈防禦網之前，能先建立情報共享機制。日本提供菲律賓對空預警監視雷達系統，希望掌握中國飛彈基地及戰機之即時動態。相較之下，我國和日本之間則欠缺此方面情報共享機制，建議政府可率先著手建立。同時，不只對空情報共享，包括：太空、水下、網路等領域也應該確實建立日台情報共享機制，以增加我國應處之餘裕。

二、**參與聯合演訓**：由於日本和其他島鏈國家之軍事合作大多由聯合演訓開始，建議政府爭取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周邊國家各種雙邊和多邊之聯合演習。除了可增強國軍實戰化訓練經驗之外，也可提高國軍與他國軍隊在聯合作戰之戰術和訓練上的契合度。

三、**融入盟友供應鏈**：美國與日本都正加強東南亞地區和南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保障合作。我國可積極參與美日在這方面之布局，並以我國產業實力，進入美日軍工產業供應鏈。除了協助受援國之基礎建設外，也可拓展我國產業之海外發展，甚或參與先進武器之研發製造。

總體而言，日本在島鏈防衛中的角色轉變，為臺灣帶來了潛在的戰略機遇。臺灣應積極推動與日本在灰色地帶、情報共享、後勤支援和產業合作方面的實質互動，更有效地融入印太地區的聯合拒止體系。

本文作者王綉雯為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美中科技戰、供應鏈安全等。

Japan Is Strengthening Its Role in The Defense of The Island Chain

Shiow-Wen Wang

Division of Chinese Politics, Military and Warfighting Concepts

Abstract

Japan's approach to Archipelagic Defense is undergoing a significant shift, transforming its role from a "supporter" to a "core participant" within the First Island Chain. Driven by the escalating reg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from North Korea and China, and demands from the US, Japan has proposed the "one-theater" concept, later rebranded as the "OCEAN" (One Cooperative Effort Among Nations) initiative, aimed at strengthening collective security.

In late 2022, Japan revised its "New Three Security and Defense Documents", declaring China as the "greatest strategic challenge to date", marking a major post-war security policy breakthrough. Key features include: the authorization of "counterstrike capabilities", shifting its defense posture towards a degree of active deterrence; increasing the defense budget to 2% of GDP;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allies and like-minded nations.

Japan's capability development is concentrated on the militarization and deployment across the Southwestern Islands. Core equipment includes the Type 03 medium-range surface-to-air missile and the Type 12 surface-to-ship guided missile, primarily for air defense and anti-ship roles. Through the extended development of the Type 12 missile and the acquisition of US Tomahawk cruise missiles, Japan is building a long-range, precision "counterstrike capability". Furthermore, the Ground Self-Defense Force's Amphibious Rapid Deployment Brigade is dedicated to island recapture

operation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Japan-US alliance is the centerpiece. Japan is expanding security partnerships with Indo-Pacific nations such as South Korea, Australia,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a through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frameworks like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 and signing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s (RAA). The 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 framework is also used to enhance the defense capabilities of partner countries. It is foreseeable that Japan's role in the Archipelagic Defense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proactive and assertiv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rchipelagic Defense, New Three Security and Defense Documents, Counterstrike Capability, Southwestern Islands, Indo-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